

◀ (上接2版)

史、哲等分支学科,不管是对西方民族及其多种古代语文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还是对某个特殊地区、民族/国家的人文研究,如汉学、印度学、伊斯兰学,或者东方学等等,都首先和主要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所以,语文学曾经是19世纪欧洲人文学的皇后,它与自然科学相对应,是研究人类精神和文化的科学。

4 自现代人文科学研究被明确地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的学科,特别是当引入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域研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语文学研究,如汉学被中国研究、佛学被佛教研究取代,具有更强阐释性、普适性的理论范式逐渐占领人文学界,语文学不再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主流之后,它就常常被人狭义地当成一种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如对印欧语系的建构一类的研究,或者专指一套特别精深的文献学处理和研究方式,即把对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对勘和译解等作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把采用这种方式所进行的古典语言、文本的学术研究定义为语文学研究。随之,原本曾是人文科学研究之主流的语文学被越来越边缘化,成了一门拾遗补缺的流亡中的学问。好像只有当它的研究对象离西方越遥远,离今天的时代越久远,语言越冷门、文本越破碎的时候,才要求语文学最大程度地到位。于是,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其中的印度和梵文研究、印藏佛教研究等等,渐渐成为硕果仅存的几个语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语文学在西方学术的中心则越发变得可有可无,乃至被人彻底遗忘了。

5 于当今世界,语文学和对语文学的坚守可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和学术精神。这种学术态度可以是仅仅反映语文学的本来意义,即对语言、文本和学问的热爱,也可以表现为对语文学学术方法的坚守,即对实事求是的、实证的、科学的、理性的研究方法的坚持和追求,对最基本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积极维护等等。语文学的基本精神既可以是傅斯年先生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和“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即对全面、彻底和准确地理解文本和历史的坚持不懈的追求;它也可以是尼采所主张的将语文学当作一种慢慢读书的艺术,即一种用于读书的金匠般的手艺。囫圇吞枣、不求甚解地读书,和信口开河、炫人耳目地论

释文本,都是违背语文学精神,并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理性和科学准则背道而驰的。

6 语文学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提倡“语文学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即倡导一种理解、宽容与和谐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语文学的精髓在于寻求理解,即寻求正确和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涵的真实和丰富的意义。若我们能坚持用这种语文学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寻求对他者、对世界的正确、多元和甚深的理解,寻求以一种宽容、开明、自在与和谐的语文学方式来同这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交往,无疑是一种能够促成世界和平、和谐发展的十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只有当你能够与众不同地知世阅人时,你才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只有当你能够学会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出发去读书、阅人和知世,学会从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设身处地去体会和理解他者发出的任何信息时,你才能够成为一位既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又能和这世界同进共退、和谐共处的人。

7 今天我们不厌其烦地重弹语文学的老调,只因为它实在已经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遗忘太久了,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消化信息的方式,乃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人类或将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没有语文学的时代。然而,只有语文学才能够让我们理解古代圣贤们留下来的源远流长的思想和字字珠玑的文本,让我们领略圣贤书中所描写的数千年来人类创造性劳动的奥妙,并让我们有能力与先贤们展开无与伦比的深刻的思想交流。相反,语文学的消亡,则意味着我们不但再也无法保全古典教育与历史记忆,无法追寻被摧毁于现代化之中的各种古典的生命形态,而且我们终将丢失与过去进行对话的秘诀,这将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损失和灾难。不言而喻,回归语文学是我们面临的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

当然,今天我们倡导要回归的语文学绝对不只是一套学习语言和处理文本的技术性的手艺,它应该是对以上这六种范畴的语文学的综合、结晶和升华。于今日世界的学术语境和学术体系中,人文科学研究早已经被细分成文学、历史、哲学和神学(宗教研究)等多种分支学科,这样明确的学科分野已经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很难设想我们还能将它们重新整合在一起,退回到那个只有语文学的

时代。甚至,我们也不再可能让语文学作为凌驾于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之上的一个超级学科,重新占据21世纪世界一流大学之学科设置的中心位置。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把语文学广泛地认同为人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方法和最基本的学术态度,以此来重新整合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组织开展于语文学框架结构中进行的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呼吁语文学的回归,本质上就是要号召人文科学研究的从业者,能够以上述语文学的精神和立场出发,从正确读懂和理解文本开始,进行历史的、文学的和哲学的、思想的研究。唯有如此,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才能重新回到科学和理性的轨道上来。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于今被狭义地确定为语文学的学术领域,眼下于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很多甚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绝学,例如对梵文、古藏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古回鹘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语言、文献和历史的研究等等,这同样是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所遭受的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呼吁振兴绝学,就是要挽救这些濒危的学科。但是,振兴绝学并不只是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保护、整理和出版这些濒临失传的语言和文献资料,它更要求我们加强从事这类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的语文学训练,提高他们的语文学学术水准。从振兴绝学的角度而言,语文学确实是一门门槛极高的学术手艺,对于一名狭义的专业语文学家而言,需要接受长期的语言、历史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文本对勘(textual criticism)等学科的十分专业和精深的学术训练,否则他们就无法担此重任,读懂这些古代文字和文献,并对它们所传达的思想和历史文化做出正确和精到的研究。而对于一名普通的人文学者来说,回归语文学首先是要求他们回归将人文科学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的学术传统,同时还要要求他们坚守语文学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坚持以实证的、科学的和理性的态度,从语言和文本出发,力求全面、彻底和准确地理解文本和历史,著书立说则追求学术表述的平实、准确和学术写作的规范和精致。如果缺乏扎实的语文学的基本训练,不遵守语文学的基本规范,那么,其他任何花样百出的人文研究都是不科学、不学术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

亚当·库哈尔斯基《传染的规则》:

## 肥胖、孤独、金融市场与传染病背后的数学模型

编译/宋奇光



海洋生态学家杉原(George Sugihara)被诱离了他的鱼类种群研究,转而德意志银行建立预测模型。“基本上,”他后来说,“我是在给那些交易暴徒的恐惧和贪婪建模。”流行病学专家斯卢特金(Gary Slutkin)从非洲的公共卫生工作转到为芝加哥城减少犯罪。年轻的数学博士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在伦敦金丝雀码头一家投行实习,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在太平洋地区的传播。

于是有了今天库哈尔斯基的这本《传染的规则》(Profile Books / Basic books, 2020)。“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及时的书了。”《泰晤士报》评论。突然之间,除了新冠肺炎之外,所有其他的话题都开始显得微不足道。大家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扩散,又因何停止——这也是这本书的副标题,理解所有的大流行的共同之处——从冰桶挑战到比特币,再到传染病。当然,每个流行事物都有独特之处,各种变量在起作用。建模者花了一个世纪来梳理这些规则,如今他们的结论正被用于所有这些叙事的母题。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库哈尔斯基在书中讲述了传染病数学模型的故事,主人公是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他在19世纪末发现蚊子会传播疟疾,并因此获得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罗斯并不是第一个用数学方法描述流行病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对流行病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过程有透彻理解,进而开始研究的人,这让一切变得不同。其他人是回顾过去,观察流行病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展开,而他是展望未来,预测流行病爆发的过程以及各种干预措施可能会如何影响流行病。他的思想构成了现代疾病模型的基础,也是当前各国政府对抗新冠肺炎策略的基础。

“流行病”(epidemic)是一个希腊词,意思是“在人民之上”。在希波克拉底用这个词专指一种疾病的传播之前,它可以用于任何渗透到人民之中的事

物——从迷雾,到谣言,再到内战。而今天,库哈尔斯基可以说又带我们回到了希波克拉底之前。

一个世纪前,罗斯和数学家希尔达·哈德森(Hilda Hudson)区分了“依赖性”的事件,如接触性传染病,和“独立”的事件,即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事件,包括事故、离婚和慢性病。但今天,人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被认为是“独立事件”的肥胖、吸烟,甚至孤独,都被认为是可传染的。从金融市场动荡到持刀犯罪的流行,如今都可以通过向公共卫生领域借鉴方法,得到解释,并将这些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至少减缓它们的蔓延。格拉斯哥曾有“欧洲谋杀之都”的恶名,2005年,该市仿效美国的类似项目,成立了“减少暴力事件小组”,凶杀率降低了三分之二。

罗斯当年说过,只有当新感染病例数量超过康复病例时,一种疾病才能在人群中立足。他的新思想当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他一辈子都在抱怨:“这个世界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来理解一个新想法,不管它可能多么重要,或多么简单。”21世纪,人人都接受了他的想法,如今从事市场营销或宣传的调研人员,都和新冠肺炎的建模者一样,围绕着传染数R建立整体策略。

这本书还有一个有趣的部分,也是当今的热门话题:假新闻的数学模型。我们已经知道,假新闻是会传染的——而我们今天再次看到,假新闻的流行也会与传染病的流行相互作用。令人高兴的是,建模者已经开始了解假新闻是如何传播,也知道如何阻止假新闻的传播,他们的见解已被转化为实践。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参与埃博拉病毒应对的工作人员里,有三分之一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在当地民间建立桥梁,了解当地人对疾病的想法,并在反击谣言的同时加强可靠信息的传递。

